

# 學者論文

---

■ 朱敬一

美國密西根大學ANN ARBOR經濟學博士。

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時報文教基金會董事。

曾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處處長、

台灣經濟學會理事長。

專業領域為人口經濟、法律經濟、財政學。

代表著作有《給青年知識追求者的信》、《經濟學的視野》、《基本人權》。



「知識分子有很長一段時間感覺無力，好像找不到什麼人可以好好講講話」，朱敬一說：「這次陽明山上的研討會讓我感受到了溫暖，因為看見還是有不少人對這個社會懷抱期待、願意好好談談問題、做點什麼。」

朱敬一說，很多人在談知識分子該怎麼樣發揮影響力，也有些人對社會似乎已不怎麼看重知識分子感到挫折。「我不知道別人怎麼想、打算怎麼做」，但朱敬一說，他就從教育的札根開始做，「盡我的自己的一分力量。」二〇〇七年九月，朱敬一在北一女等高中人文與社會資優班開授「社會科學概論」課程，朱敬一親自授課一學期近五〇小時，為的是提倡人文社會學風，這創下中研院院士在高中開設長期課程首例。

雖然朱敬一謙稱這麼做只是個人的行動，不過，院士級大師定期在高中教學，不只帶給同學更寬廣與深入的學習刺激，相信也會對社會產生正面的啟發和影響，讓更多對教育有想法、有意見的人，特別是各領域的學者專家，在對教育感到憂心和失望時，還可以有另外一個選擇，就是直接投入，用自己的專業和資源，改變他們所不喜歡的現狀。

根據台大社會學系教授兼系主任、高中生人文與社會科學營計劃主持人陳東升在這項課程結束後所做的調查，上課同學的滿意度高達九成以上。陳東升印象比較深刻的是這六

個班、十多位老師認為課程非常精采，精采的比例加起來也超過九成；陳東升說，結業式那天，排隊要跟朱敬一握手、合照、簽名的同學，「人山人海」，可見受歡迎的程度。

考慮到「南北平衡」，朱敬一決定寒假過後的新學期，到高雄中學等四所南部高中教授這個課程，「每周一次，教課二小時，再加上往返的車程，要花費不少時間，更別說，事前要投入很多時間心力準備課程」，陳東升很佩服朱敬一的用心和行動力，「不簡單！」

除了投入教育第一線，關心文化的朱敬一，還曾經跟故宮以及國內某電腦業者談，是不是可以把故宮典藏的書法作品變成電腦的螢幕保護程式，「每次一開機，就可以在電腦啟動作業的那個時間，看某個字一筆一畫寫出來，」朱敬一說，你想想，久而久之，是不是會讓更多人對中國書法之美，產生好奇？而且台灣的電腦還不只賣給華人，全世界的使用者都可以看到啊，「這是多棒的事。」

朱敬一認為，在知識經濟與網路運作之下，全球化對文化的衝擊總是伴隨著資本主義來的，沛之莫然能禦。「但是從哪裡跌倒就要從哪裡爬起來，」朱敬一因此認為，充分運用知識經濟與網路，在地文化還是有機會躍起，「書法的螢幕保護程式只是我個人的一個想法。」

# 全球化對在地文化的影響

## 談資本主義「具一元化傾向」的滲透

——朱敬一

坊

間有一種對於「全球化」的定義看起來有些無聊，但卻也有幾分參考價值；其說法是：「人類自群居、分工以來，每個團體都不斷向外延伸接觸（out

reaching），隨著時間其接觸範圍漸漸擴大，時至今日而遍及全球，就是所謂的全球化。」依據這樣的定義，似乎全球化是一個已經持續了幾萬年的歷程。這種說法雖然不能說錯，卻明顯淡化了最近數十年全球化進程的驚人速度，在邏輯上不夠嚴謹。我不滿意前述這種表面上縱貫古今的空洞定義，但也從中得到一些啟發。近數十年全球化背後雖然有許多客觀因素的推波助瀾，似乎確實有一股持續的力道在鼓舞其動力，而且這股力道在近代史中持續不墜。區辨這樣的客觀波瀾與背後鼓舞的持續動力，應該是有助於

我們分辨與解析事情原委的。

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幾乎所有人都感受到在地文化受到某種程度的衝擊；我們似乎該有所因應，但是又不很確定該如何因應。這恰也應驗了余英時（二〇〇四）先生在《重尋胡適歷程》（P. 235）中所描述的一段困境。余先生指出，當年胡適受科學精神的薰陶，對於諸多社會問題總希望要研究清楚後再提出解決方案；但對許多急迫性的問題，社會卻沒有時間、沒有耐性去等待科學研究的清楚結果。今日全球化對在地文化的衝擊，似乎就面對這種兩難。

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希望在全球化對在地文化有明顯影響的「急迫」環境下，稍稍嘗試做一些釐清問題的科學辯證。我打算一則能論證全球化進程中資本主義扮演的重角色，二則能說明資本主義動態發展中不利於多元文化的關鍵機制。我希望能夠藉此分析，區辨全球化對於在地文化的「衝擊」（impact）與「威脅」（threat），進而幫助我們對在地文化該如何因應，整理出一些方向。

## 全球化的關鍵驅力

即便人類的活動數萬年來都在向外延伸接觸，但是近數十年來的卻有些不同；究其

原因，大致可歸納為左列幾點關鍵性的環境改變：

一、運輸革命：就實體物件（atoms）的運送而言，現在的飛機運輸既快速又便捷，已使得食物、家具、衣著、器械等實體物件的分工與外包範圍，遍佈至世界各個角落；在一兩百年之前，這是不可能的事。

二、通訊革命：近卅年來電腦與通訊技術的突破，使得以位元（bytes）傳輸的所有資訊，都能有效率地於瞬間完成，徹底改變了所有資訊相關產業如出版、新聞、電話的版圖，更使得行銷與品牌的規模大幅膨脹。

三、地理板塊重組：在冷戰結束，東歐國家相繼接受自由市場經濟、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全世界忽然增加了一大群工資低廉、地租便宜的國家。他們一方面是許多傳統產品的代工廠，另一方面也是許多產品的最大消費市場。

因此，即使人類數萬年來都在做向外延伸接觸的努力，但歷史上卻從來沒有一個階段像最近數十年一樣，人類社會在短期之內產生如此巨大的全球性改變。

前述三項客觀事實的改變，當然對經社結構影響甚鉅。例如，運輸成本降低與地理板塊重組造就了中國與東歐諸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生產基地，各大公司紛紛將部分代工與半成品帶往該地生產。另一方面，通訊革命則使印度等英語系國家成為全世界最大的位元產品「代工」基地，也促成了該國的資訊產業發展。此外，通訊革命也使期貨、選



擇權、衍生性交易等「虛擬」產品市場日益發達，一則方便了資產避險，另一方面也增加了金融市場的波動性與傳染性。這些影響當然都只是經濟與金融面的，其所伴隨的其它社會與文化衝擊，當然是不勝列舉。

## 資本主義的誘因推動

前述全球化的起因，可以做進一步的整理。基本上，冷戰結束、資訊與運輸革命固然是全球化快速進展的原因，但這些因素都是外生的、都是比較「無機」的、沒有自我主宰能力的。在這些外生因素偶然變動之外，真正「有機地」促成重大全球性變化的動力，其實是資本主義。資訊與運輸變革只是「載具」的改變，但真正有動機、有誘因利用平坦路面與方便載具的，卻是資本家。資本主義是全球企業家以牟利為目的所驅使，他們搭著資訊與運輸革命的便車，將產品製程切割外包、將最終產品分銷各地、又將資金彙集投注在全世界最能套利的各個角落。因此，不論是中國崛起、印度發跡、私募基金、M型社會、商業板塊調整，無一不是受「逐利」牽引所致。

不只商業活動與版圖受資本主義所主宰，即使是全球暖化與生物多樣性降低等看似與資本主義不大相干的全球化現象，其實也是與資本主義有關。例如，Swanson（1

九九六）等學者指出，生物多樣性降低的主因，是非洲與南美洲等地雨林的砍伐，而其砍伐的目的，除了少數封閉地區耕地需求外，又多與歐美先進國家傢具及紙張的需求有關。又再如，全世界農作物物種的減少，也是要肇因於少數「先進」作物已發展出有效率的農藥，促使其大規模生產極為便利，進而使全世界越來越多的農民改種此「先進」作物。這些造成生物多樣性降低的原因，說他們與資本主義有關，似乎一點也不冤枉。再以全球暖化為例。全球暖化當然是因為二氧化碳排放。但造成該氣體過量排放的主要原因，如汽車、飛機、燃煤、重工業，又當然與企業家在全球各地的逐利行為有關。

總之，從通訊革命或運輸革命或冷戰結束的角度去看全球化，固然沒有錯，但是卻難以將全球化與「人」的積極因素相銜接。而將全球化活動與有機的商業或資本主義活動相連結，卻能方便我們透視全球化過程中文化活動所受到的「威脅」。

文化面的關鍵特徵之一，即在於其特殊性與多元性。我們憂心全球化對在地化可能有衝擊，其實也是憂慮在地文化特色可能會因不敵全球性主流文化的侵襲而消滅。如果許多地方的在地特色都被全球主流文化所襲捲，那麼文化的多元性當然也就有消失的危機。

以大家比較常接觸的電影工業為例。在好萊塢電影工業的大資本、大市場優勢之下，全世界許多有潛力的明星、導演、作曲等人才，都傾向前往該地發展，這已是不爭

的事實。但在以往，仍然有些具地域特色的製作能在區域內生存，透過電影、錄影帶的小眾傳播而存活。然而當網路傳輸、DVD燒錄等資訊科技日益普及的情況下，小眾傳播也必然增加了面對國際競爭對手的衝擊，這當然也使得具有地區特色的影音文化較以往更難存活。我想要強調的是，與其說資訊科技或全球化衝擊地區影音產業，不如說是強勢文化在全球銷售DVD的資本主義行銷，衝擊了地區產業。

## 具「一元化潛能」的威脅

大家也都了解，全球化所激起的種種調整，也不是盡曰不宜；德國許多百年老店將大部分半製品代工移往東歐諸國、台灣若干傳統產業另覓中國大陸或越南為基地、美國許多電話諮詢改以中南美洲人為服務員，這些都是資本主義驅策下的調整，但似乎沒有予以責難的角度。什麼樣的資本主義市場驅力比較可能會危害文化多元呢？我認為是「具有趨向一元化潛能」的市場活動。

怎麼樣才叫做具有一元化的潛能呢？大致說來，一種事業如果具有「規模越大就越具競爭優勢」的特性，那就極有可能產生襲捲效果，把具有地區特色的小文化群體都消滅了。研究資本主義動力的文獻告訴我們，概有兩大類的產銷活動，具有走向「一

元化」的潛能。其一，是具有知識經濟特色的規模經濟。人類歷史上鮮有廣域規模經濟（生產規模越大平均成本越低）的事例，但在知識經濟時代，由於知識具有無敵對性（non-rivalrous）的特色與邊做邊學的現行者優勢，使得在知識創新扮演關鍵角色的行業，現存強者非常容易打敗該行內知識落後的工作者，也就很容易呈現規模經濟。其二，是具有網路經濟（network economy）的活動。網路經濟是指市場佔有率越高者就越具吸引客戶的能力，這也會促成消費者的極端集中，不利於具有特色的弱勢工作者。我們稱前者為知識經濟群，其特色展現在生產面；後者為網路經濟群，其特色展現在需求面。

一旦看清楚全球化趨勢有相當一部分源自資本主義逐利行為的擴張，而資本主義活動又以「知識經濟群」與「網路經濟群」最具一元化侵蝕性，我們或許就能理解：全球化與在地化未必是互斥的、二選一的、必然顧此失彼的選項。朱銘、林懷民、李安等，都是極具在地特色的文化工作者。他們擁抱與發揮本土特色，不必然表示他們不能走向全球。當他們利用國際載具在全球發光時，也不必然表示一定要全然犧牲其在地特色。如果一定要逼別人在「在地化」與「全球化」之間互斥性地二選一，那麼就很容易掉進意氣用事的陷阱，殊為不智。從前述資本主義的角度來看，朱、林、李等人從事的工作，都沒有明顯的「知識經濟」或「網路經濟」一元化傾向，他們所受到的全球性威

脅也就比較小。此外，如果全球化是仰賴資本主義的動力而行，許多人恐怕也不願意在「接受資本主義」與「不接受資本主義」二中選一吧？

當然，拿朱銘與李安這一級已經在國際上闖出名號的知名人物做分析，恐怕並不具代表性。對於大多數文化工作者而言，全球性主流文化兵臨城下的壓力、或是在地文化常是要走向全球所面臨的叩門關卡，都多少是會影響在地工作者的創作動機的。即便是李安拍攝在地風味十足的電影，其中也難謂沒有向主流文化妥協的痕跡。這些壓力、門檻、妥協，背後或許有票房的考量，有主流閱、聽眾的期待、有種種文化社會的約制與衝擊。但若沒有前述「一元化傾向」的特質，「衝擊」與「威脅」之間，就還是有些距離的。

有什麼文化事例是與知識經濟或網路經濟密切相關的呢？當然有。例如，在電腦與網路日益普及之際，大部分的「字」就不再是用寫的，而是用「打」的。當寫字的功能性大幅降低時，寫字的書法藝術就更難維持了。更何況，簡體字普及也有網路效果；這也使得以繁體中文為基礎的書法藝術受到極大的威脅。又如，當電腦作圖與編織技術日漸成熟時，刺繡藝術也就更容易受到威脅。當漢語拼音成為主流之後，注音符號就可能被淘汰（當然，注音符號拼音算不算是有深度的文化，頗有爭議）。我甚至猜想，當數位音樂幾乎能完美原音重現時，表演聲樂的競爭者就越來越多（包括過去所有的同曲演

奏者），可能也會影響以後聲樂藝術者的參與意願。這些，似乎都構成了對在地文化的「威脅」，而不只是「衝擊」。

我不想在此誇大資本主義的重要性；說實話在文化層次，資本主義確實是蠻令人討厭的。但是另一方面，了解資本主義在全球化社會文化發展過程中扮演的關鍵角色，卻是改變（甚至挽救）在地文化的重要環節。這裡有幾個重要的問題，值得提出來討論。

例如，在全球化風潮的襲捲下，是不是每一件具有在地特色的文化活動，都需要保護？如果有保護的必要，要怎麼做、花多少資源去做？如何做才能有效？這些都是牽涉到政治哲學思辨對話的複雜課題，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二擇一的是非題。但是，前述「知識經濟群」與「網路經濟群」的檢查判準，也許是個好的起始切入點。

## 思考不同的因應方式

以我們比較熟悉的資本主義相關事例做類比，讀者或許能理解我的想法。當資本主義侵犯到工人權益時，民主國家會促成工會、鼓勵工會、允許罷工，希望透過自主團體的運作，去平衡資方的壓力。當資本主義侵犯消費者權益時，民主政府會成立或補助消費團體，以喚起民眾意識為手段，形成民間的普遍防護網。當資本主義侵犯到環境生態

時，政府則成立環保署、課徵污染稅，也同時鼓勵民間團體以茲對抗。我們的問題是，當國際資本主義挾全球優勢載具侵犯到台灣在地的社會文化或價值體系時，我們的態度究竟該是如何？這是一個困難且面向頗多的議題，但無論如何，資本主義下具一元滲透傾向的市場活動，應該是個好的切入點。

我曾經嘗試去網路尋找「他山之石」，但是得到的回饋卻相當有限。國際上曾經有國際勞工組織，於二〇〇〇四年發表一份World Commission on the Soci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的報告，但其中與社會文化有關者卻少得可憐。其報告中第五十點指出：「文化是個性和歸屬的有力標誌。全球化應引導文化的多樣性，而不是雷同和不受歡迎的同化或靜態的保存。它必須是創造性的重新定義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全球的和當地的傳統和生活方式在各個層次上結合，重新創造新的形式。必須承認，不同國家和地方的文化的完整和自主是人們跨國創造努力的信心和活力的源泉。」這樣的內容只是理想的宣示，其實質意涵恐怕有限。

此外，諾貝爾獎得主史迪格里茲（二〇〇七）也整理了五點全球化對在地的不合理衝擊，其內容為：

一、全球化的遊戲規則並不公平，它是為先進工業國家利益而特別設計的。事實上，近年一些規則改變是如此不公，甚至使部分最貧窮國家的情況益形惡化。

二、全球化重視物質價值蓋過其他價值，例如對環境及生命本身的關切等。

三、全球化的管理方式剝奪了開發中國家的許多主權裁量範圍，以及他們為了人民福祉而在重要領域上自行做決策的能力。從這個角度來說，全球化已經損害了民主政治。

四、雖然全球化的擁護者宣稱所有人都能因此於經濟上獲益，但有充分證據顯示，無論在開發中國家或已開發國家裡面，全球化下都有很多輸家。

五、也許最重要的一點是：強加在開發中國家身上的經濟制度（在有些例子根本是逼迫他們接受）既不適當，也會造成重大的傷害。全球化不應等同於經濟政策或文化上的「美國化」（Americanization），但這種情況的確經常發生，而這已經引起了公憤。

以上這些內容，涵蓋面甚為廣泛，多多少少也與全球化／在地化的衝突有關，但是牽涉問題與解決的方法似乎又有許多不同。前述第三與第五點，其實都有「網路經濟」的意涵。許多IMF與世銀的工作者，以與美國有關的經濟發展經驗為主臬，希望別的國家也採用此種「品種」的發展經驗——這當然也是經驗越多越推銷此種經驗的網路效果實例。只不過此類「文化」輸出的衝擊過於龐大，許多國家難以承受，所以才會失敗收場。

我希望在全球化的現象描述外，再加上「知識經濟群」與「網路經濟群」兩項判



準。希望這樣的觀點，有助於區辨衝突與威脅，也有助於我們接下來幾場的討論。